

彭定康言論公然破壞香港法治

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判處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三人監禁一事，對某些外國政治勢力，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勢力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打擊。

早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美國受到了明星般的禮遇，分別與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希·佩洛西以及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湯姆·科頓舉行了會面。馬可·魯比奧和湯姆·科頓正努力促使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以「懲罰壓制香港基本自由的香港和內地官員」。他們還安排黃之鋒在《華爾街日報》上以聯合作者的身份發表長篇評論。在評論文章中，黃之鋒公開質疑《基本法》的合法性，公然宣揚「港獨」主張。所有這些都表明，外國政客已經將他們在香港的政治觸角伸向了李柱銘和陳方安生之外的人。美國的重量級政客給予了黃之鋒非一般的關注，只是我們不清楚黃之鋒本人能否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其美國新朋友手中的傀儡而已。

外國政治勢力一直希望能扶植黃之鋒等人，幫助他們進入立法會，以便從香港政治體制內部開展反華行動，而黃之鋒等人被判監禁，顯然打亂了他們的計劃。由於被判監禁，無法參加下一屆立法會選舉，因此外國勢力和外國媒體便急不可耐地跳出來，對香港司法惡意污蔑，稱法官的判決受到北京的嚴重影響。然而為何他們沒有在「七警案」判決結果出來後，出面指責和質疑香港法官呢？他們聲稱香港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因素，這種盲目攻擊香港司法的荒謬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前港督彭定康也亦步亦趨，他致信《金融時報》，稱將黃之鋒等三人判監是對他們的「迫害」，是「北京加緊對香港控制的又一佐證」。彭定康稱法院的決定「令人遺憾」，「這一判決不僅不會遏制住香港追求民主的意願，反而會起到相反的作用」。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Grenville Cross）對彭定康的言論表示震驚，強調香



焦點熱議

郭文緯

港現在的司法體系依然同彭定康任港督時一樣獨立。江樂士表示，原審對黃之鋒等人的判處過於寬鬆，錯誤地估計了他們衝擊政府總部的暴力行為所帶來的傷害。三人的外國支持者稱，黃之鋒等人應該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實在是荒謬可笑。

彭定康的言論還遭到前廉政專員施百偉（Bertrand de Speville）的駁斥。施百偉寫道：「彭定康稱香港政府申請對原本未判監禁的『雨傘運動』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周

永康展開刑期覆核的決定[令人遺憾]。他稱律政司的決定是北京直接干預的結果。彭的指控損害了香港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的根基——法治。」施百偉先生在任廉政專員期間，曾直接對彭定康負責。因此，他公開駁斥前上司錯誤觀點的勇氣和正義實在令人敬佩。

就連英國前刑事檢控專員 Ken Macdonald 都撰文批評了彭定康的觀點，Ken Macdonald 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若有人不同意法官判決，可行使言論自由表達其意見，但當有關言論變成攻擊檢控官提出上訴的權利、或者法官的個人誠信等，受攻擊的便不單是有關法律程式或法官，而是法治本身。以誇張言辭作抨擊的人，正冒著侵蝕他們聲稱想要捍衛的價值之風險」。

作為前港督，彭定康應該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如果他讀過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的公開信，他就不難明白整個法律程式是符合既定司法慣例的。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也罕見地針對

國際及本地媒體不負責任的評論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對法院判決提出沒有根據的抨擊，甚或表達該判決是受香港以外的政治考慮影響而作出，這些言論不但不合理，亦有損香港司法及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彭定康看到這一聲明應該會感到尷尬。彭定康離任港督後，對香港的吐槽多於點讚，他時常試圖激起港人對北京的敵意。因此，他被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稱為「千古罪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彭定康已經來到香港宣傳他的新書，他或許會解釋自己對香港司法所作的極其惡劣的攻擊。或者他這麼瘋狂地攻擊香港法治，僅僅是在為他的新書造勢？

作者曾任副廉政專員，現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本文的英文版題為 Chris Patten risks undermining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翻譯：李顯格）

校園播「獨」無關「自由」

有話要說
金霖沅

近日，香港多間大學校園出現違法支持「港獨」的文宣及橫幅標語，引發社會各界嘩然。有反對派指，香港是享有言論自由的開放社會，高等院校更有「大學自主」，聲稱校園播「獨」是自由，否則就是以言入罪云云。

然而，在筆者看來，校園播「獨」無關「自由」，任何一個社會的言論自由，都不代表毫無約束，大學校園更不是法外之地。校園內的一切行為或言論，都不能超越法律界限。這既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尊重，同時更是對大學精神的尊重。校園不應該淪為政治的格鬥場，更不應成為姑息違法的「溫床」，對此，校方和社會都應該有此種共識與決心。

圍繞校園播「獨」事件，公眾聽到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就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大學自主」。不可否認，大學校園作為「授業、解惑」之地，莘莘學子討論學術議題，暢談時事，關心社會都值得鼓勵、尊重和保護。然而，「學術自由」應緊守「學術」範疇，「言論自由」更不能逾越法律界限。換句話說，任何的「自由」都不是絕對的自由，最起碼在法治社會中，應該受到法律的規管和約束。

回歸到此次事件中，院校內出現的「港獨」宣傳品，鼓吹的是「香港獨立」。根據《香港回歸條例》第5和第6條、《釋義及通則條例》第2A（3）條及附表8、《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人企圖或準備做出煽動意圖，引起憎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激起對其離叛等，即屬犯罪。《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中也明確指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的權利，不

能凌駕於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更何況鼓吹「港獨」，企圖改變香港的憲制地位，早已超越了「學術討論」範疇，是完全完全的政治行動。

所以，不管是「言論自由」還是「學術自由」，都無法掩蓋播「獨」這一違法行為的事實。

有些別有用心之人打着「自由」的幌子，用似是而非的說辭不斷詭辯，愚弄公眾，這是對法治的踐踏，對國家安全的挑釁，對大學精神的褻瀆，也是對社會民智的輕視。

校園不是法外之地，任何「自由」都不能超越法律界限；校方更不能姑息或縱容這些赤裸裸的違法違憲行為。事實上，在「一國兩制」方針中，「一國」是前提，「維護國家統一」是不可逾越的紅線。校方管理層在對待「港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越是模稜兩可，妥協退讓，越容易令學生受到誤導而墮入法網，也越容易令校園深陷政治風波，受到不必要的衝擊。

校方須盡快明確、堅定地亮出反「獨」立場、推出遏「獨」措施，這才是當務之急和應有之義。包括政府、執法機構和全社會在內，應該一同思考在這一重要事件中的角色和責任，將「獨」流清除出校園，還校園一份寧靜，相信這也是全社會的共識和期望。

我們常說，傳統的「大學之道」是「成人之道」，講究「樹人以立德為先」。在中國傳統文化所宣揚的「德行」之中，愛國精神不啻是基本內涵，西方文明同樣也將其奉為普世價值。作為一名中國人，作為一名身處大時代的莘莘學子，筆者希望每一位香港的青年，能更加深入地思考和踐行「家國情懷」這幾個字所蘊含的真正意義。

顧鏱墨

社會同聲譴責涼薄行為

市民明白或猜度到，在教大民主牆貼出這種「賀詞」之人，估計是反對派，是政治立場與蔡若蓮相左之人。但香港是有充分言論自由的地方，有不同觀點有不同意見，大可以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何必採用鬼鬼祟祟貼大字報的方式呢？看來這幾個貼「

「賀詞」事件高度重視。在第一次針對蔡若蓮及其已故長子的「賀詞」出現後，表明會立即認真調查及作出處理。高等教育評議會發表聲明指，查明涉事者後，校方應公開有關人士的身份，並即時開除及取消註冊。筆者認為，理應如此，方可做效尤。反之，假如「高舉應起，輕輕放下」，則肯定不足以提振社會道德和阻嚇後來者的效法。此外，校方還應該公布涉事者作惡過程的錄像，

「賀詞」事件發生後，社會上一片譴責之聲，誠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跟着又有人貼出涉及劉曉波和劉霞夫妻的「賀詞」，內容和格式雷同，有差異之處只是改用了簡體字。社會上咸認為兩份「賀詞」應是同一批人的「傑作」，用意大抵是這些人想用後「賀詞」來淡化前「賀詞」所受的批評、譴責。至於用簡體字，明顯是想嫁禍於內地人士特別是在教大讀書的內地學生。這可形容為「用心險惡」。以通俗的評判方式而言：這種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教大行政當局，包括校長張仁良對兩次「賀詞」事件高度重視。在第一次針對蔡若蓮及其已故長子的「賀詞」出現後，表明會立即認真調查及作出處理。高等教育評議會發表聲明指，查明涉事者後，校方應公開有關人士的身份，並即時開除及取消註冊。筆者認為，理應如此，方可做效尤。反之，假如「高舉應起，輕輕放下」，則肯定不足以提振社會道德和阻嚇後來者的效法。此外，校方還應該公布涉事者作惡過程的錄像，

日前，中美同時宣布，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在11月出訪中國。11月是美國總統日程中傳統的亞太月，一般趁此機會出訪東亞與東南亞。特朗普政策陰晴不定，中美關係一波三折，加上朝鮮核危機越演越烈，很多人擔心特朗普不會訪問中國。中美外交部門這次的聲明比以往同類聲明都早，為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提供定心丸。

特朗普訪問中國的根本原因，當然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已是美國外交的頭等大事，但美國內政的變化對此事的推動亦不可忽略。

對共和黨的不滿

班農退出白宮是特朗普轉變的最大原因。雖然班農最近訪港，大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但這不過是「見人說人話」。班農是以前白宮中最大的反華派，一直鼓吹對華貿易戰與在南海等安全問題上對華強硬。他不但自己反華，還竭力在國務院與國防部等國安機構安插自己的人馬。他強烈抵制白宮內部的「全球派」集團，包括「公主」伊萬卡與「駱馬」庫什納等。在立場多變的特朗普周圍，有竭力推動右翼議程的班農，自然極大阻礙美國的對華政策。

班農退出後，白宮立即政策轉向，在內政上，特朗普開始疏遠共和黨，親近民主黨，是最引人矚目的變化。

這是什麼話？用原本也是反對派的大律師湯家驊的話說，這是「涼薄有因、惡毒有理、傷人者才是受害者、太多歪理」。湯的結論是「為傷人者解脫」和「同樣涼薄」。這是一針見血的評語。這樣的評語，無論是政府說或民間說，正確度相同。從律師角度說，為被告辯護，可以理解，為被告求輕判，也算合理，但若因此而顛倒黑白，那就有了違道德和良知了。人人皆看到，「大狀黨」的不少核心成員，在許多事件上的立場和表態，走的都是「宣揚歪理」和「與民為敵」的錯誤路線。這樣的表現，最終必然會有報應。

有關侮辱蔡若蓮及其已逝長子的教大民主牆「賀詞」事件，一定要有結果，不一定要向公眾公布。不能有頭無尾，不能大事化小，更不能不了了之。有批評指中大民主牆的播「獨」事件，管理層表現「太軟弱」。人性有底線，社會道德有底線，唯有查明「賀詞」事件的涉及者，將其開除，才是正確和符合大眾意願的做法。

內政上，白宮被全球派與軍人派把持，司法部長塞申斯也被特朗普公開羞辱，特朗普與共和黨建制派的關係開始惡化。在共和黨的核心議題——廢除奧巴馬醫保案中，在眾議院本已闖關成功，但在一些共和黨「叛變」的情況下，參議院以微弱多數無法通過廢除醫保法案，令特朗普不滿。特朗普休假期間還發推特，提醒國會多數派領袖麥克康奈爾「要工作了」，加緊推動國會通過法案。可是其後傳媒爆出，麥克康奈爾在私下承認已經無法在近期通過這個法案。共和黨撒手不理，特朗普自然更不滿。

接連兩場大風，讓美國政壇風雲突變。特朗普在風災中展示了以往少見的政治技巧。首先，特朗普巧妙地利用颶風來臨的時機，在暴風來臨當天，宣布特赦亞利桑那州馬里科帕縣的退休警長阿帕約。阿帕約屬於支持特朗普的「深紅」力量，在班農離開之後，特朗普無論出於個人情感，還是選舉壓力，都必須特赦他。無疑，特赦會被民主黨大力反對。於是，特朗普故意挑在了25日颶風來臨同一天特赦。結果傳媒原先準備的猛烈炮火，立即就被風災沖淡，特赦事件就這樣輕輕過去了。特赦事件連同這段時間特朗普在西部各州的競選集會，特朗普穩住了自己的深紅票源。

哈維風災中，善於公關的特朗普吸取了當年小布什在卡特里娜風災中災難性公關的教訓，兩次前往災區探視，直接到底護站與

有違道德底線和人性基礎

最近幾年，反對派除了一貫的「聲大大」之外，更不時有違法或有違社會道德底線和人性基礎的言行。更有甚者，事發之後，居然有法律界立法會議員跳出來為涉事者辯解，說什麼大學民主牆素來是學生激辯之地，不必校方操心。他又說，政府如此高調譴責，給人以偏袒權貴和干預院校內部事務之感。

向公眾作出交代，相信公眾也有權知道「賀詞」事件的實情。



路透社

災民握手打氣。他還宣布捐款一百萬美元給災區，是總統私人捐款賑災最多的一次，贏得不少掌聲，為他的支持度加了不少分。風災之後，他的支持率在幾個月來首次突破40%。

特朗普承諾快速通過聯邦撥款，支援災區重建，提出150億美元的撥款。但法律規定，美國財政部的支出有上限，稱為債務天花板（Debt Ceiling），需要國會通過臨時提高債務天花板才可應付。每次表決都成為國會政治拉鋸戰。更有甚者，每年度財政預算案結束在9月30日，上次通過的臨時提高債務上限的期限也在當天結束。國會須在9月30日前，通過新財政預算案才能維持政府運作。由於特朗普要大幅削減很多部門的經

費，又要進行稅制改革，調整幅度極大，兩黨已經在預算案問題上摩拳擦掌。

兩黨都把風災視為成為兩黨爭鬥的杠杠，共和黨要求把支援災區重建與預算案中削減開支等相掛鉤，迫使民主黨同意削減開支。民主黨則提出支援災區重建與臨時延長當前財政預算案相掛鉤，讓現時財政預算可以延長到12月15日，「讓兩黨有更多時間討論長期方案」。照理說，特朗普應站在共和黨一方，但這次特朗普卻罕見地與民主黨站在一起，甚至在與民主黨密會中，討論完全取消必須由國會批准才能提高債務上限的可能，這與共和黨的「小政府」政策背道而馳。

消息傳出令共和黨人大為氣惱。一些共和黨人提出反建議，如果真要延長限期，可以延長一年，以有利共和黨明年中期選舉。但這種反建議也不在特朗普的考慮之中。特朗普最後完全同意民主黨的「短短期」方案。最後，共和黨只得氣惱地讓步，國會通過撥款案，反對的全是共和黨人。這樣，特朗普力推的稅制改革的限期也推遲到12月15日了。

「意外」與民主黨合作

在兩次風災間隙，特朗普又宣布取消「夢想者計劃」。「夢想者」是指幼年隨父母非法來美逗留與長大的墨西哥裔人，奧巴馬通過行政指令頒布夢想者方案，允許他們合法

在美讀書工作，直到取得綠卡為止。嚴格反非法移民是特朗普競選中的主張，也是右翼共和黨人堅持的議題。特朗普一宣布取消夢想者計劃，立即受到民主黨與左派的強烈反對。溫和派共和黨人也非議甚多。但特朗普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留了一個尾巴：他宣布夢想者有六個月緩衝期，在這六個月，國會立法決定最終安排。正當共和黨右翼為終於可送走夢想者而歡呼時，卻突然傳來了特朗普與民主黨國會議員私下達成臨時協議的消息，同意國會立法的目標是最終讓這些夢想者得到綠卡。

風災期間，特朗普「意外地」地與民主黨人合作。其實這種轉變一點都不意外，特朗普以前常給民主黨捐錢，女兒女婿都會是民主黨人，特朗普思維中，民主黨並非不可合作的對象。「班農離開，美國轉向」，與民主黨合作，推進民主黨議程的事件還會陸續有來。剛剛還傳來消息，特朗普有意在適當的條件下「重返」《巴黎協議》，如果真是這樣，可謂用半年時間演一場「反轉再反轉」的無聊戲。

但無論如何，特朗普向民主黨靠攏，利好中美關係，這值得鼓勵。注意到11月特朗普訪華時，中國已經開完重要會議，有全新的政治格局。而美國則推遲稅制改革，中美有廣闊的談判空間。這對雙方順商貿關係，構建中共共識，有很重要的幫助。

旅美學者